

世间无用之事，有着无以言表的美。

比如花笺。

与友人在京都清水寺下面的小街流连。见一家小店卖信笺，窄窄的宣纸，手掌般大小。洁白的宣纸上落着细小的樱花花瓣，三三两两，极少的几片，沉静如梦。另几张宣纸上，点染几片红枫，随风翩翩落下，让人一瞬间感觉秋意袭来。花笺上大面积空白，空白处正好写字，花笺尺素，诗意幽幽。如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红笺小字，说不尽的情思，落在美好的纸上，分外有古意。

店主穿着白色的衣衫，提笔在宣纸上作画，一头微微卷起的头发，鬓角有了星星白发。

无用之美

□李娟



他见我捧着信笺看了又看，向着我微笑。这种花笺，原来叫怀柄纸，是古代文人和友人通信的便笺。

怀柄纸让我想起唐代的“薛涛笺”。书中记载，成都有一口井，名薛涛井，井水是用来制薛涛笺的。唐代才女薛涛以芙蓉花为原料，井水制笺，花笺面如芙蓉，纸张柔韧光滑，其间暗含隐隐的花瓣，色彩斑斓，是宣纸中的佳品。一时间薛涛纸贵，当时的文人墨客竞相购买。

秋意渐浓，夜雨敲窗，这样的夜晚适合读古人的手帖。

王羲之《执手帖》写道：“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书法家在手帖中说，我很想念你，不能执手相看，只有各自珍重。

《初月帖》：“虽远为慰。过囑，卿佳不？吾诸患殊劣殊劣。方涉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

意思是说：我们相距这么远，收到信，觉得内心安慰。你太过牵挂我了，你好吗？我太多忧患，真不好。行旅途中，忧愁，心力交瘁。不写了，羲之报之。

两份手帖都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信笺，逸笔草草，情真意浓，余味悠长。一句“卿佳不”，你好吗？深厚的情意一时间穿透千年的光阴。

可惜的是，如今的人们，再也写不出墨笔绝美，情深义重，短小清雅的笺了。

落叶与残荷，原来都是世上无用之物。

有位学生去拜访朱光潜先生，秋深了，见院中积着一层厚厚的落叶，学生找了一把小扫帚，要为老师清扫落叶。朱先生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那么厚的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生动、深刻。”多么有情趣。这与《红楼梦》中黛玉喜欢李义山的诗“留得残荷听雨声”，舍不得拔掉枯荷叶，都有萧瑟之美。人生难得听秋声，留得残荷与落叶，不过是为了听秋风秋雨之声。

去北京齐白石故居，看见白石老人的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原来是老舍先生给他出的一道难题，让他用诗人查慎行的诗句作画。画上，山间一条清流潺潺而来，溪流中游戏一群大小不一的小蝌蚪。我问儿子，白石老人画得好不好？他说，不仅画得好，还有意思。好在哪儿？他说，好在画外有画，画外有声，意趣在画外。看来，他看懂了这幅画。

细听叶嘉莹先生讲古诗词。前几年一直迷恋她的“迦陵说诗”系列，九十岁的叶先生站在台上讲起古诗词，有学生问她，您讲的诗词很好听，但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先生说：“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的诗人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古典诗词似乎是无用的，但它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自古文人喜欢做的事，大多是无用的，比如看樱、听雨、写信、观帖、赏画、吟诗、读书、品茗。这些世间无用的事，却能让人活得有滋有味。

无用之事与文学、艺术、音乐、爱情相若，在浮躁的尘世间，它们宛如静夜的月光，抚慰每一颗荒寒的心。那些无用之美，沉浸在灵魂深处，不可言说。

大家V微语

没有不伤锅的火

□吴垠

●一个年轻人特别看重名声。可令他苦恼的是，哪怕他做得再好，总有人说三道四。年轻人因此郁郁寡欢，卧病在床，接连几餐粒米未进。一个厨师朋友得知此事，就赶到年轻人家里。

●一阵忙碌之后，一桌香喷喷的饭菜诱得年轻人胃口大开。他一边吃，一边啧啧称赞：“哥们儿，你的手艺真不错！”“别谢我，要谢就谢火。要是没有火，我只能请你吃生食了。”厨师话锋一转道，“可是你知道吗，虽然食客都感谢火，却有人在埋怨它。”

●“谁？”

●“锅！因为火的缘故，有的锅被烧黑，有的锅被烧穿。与火能煮食亦能伤锅相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因此，只要你是对的，又何必去计较细微的得失呢？”

我记忆中的小站，位于京广线上，在湖南境内，站的确很小，有一栋很朴实的平房，青瓦黄墙，一边是候车室，另一边住着站长一家子。屋后面有清可见底的池塘，池塘里有绿色的浮萍，要是下雨，坐在候车室，可以看到池塘水面上密集跳跃的水花。房子周围被槐树、柳树围合着，坐在候车室，可以看到窗外被虫子噬成筛子一样的树叶，迎风摇曳。一切是那样自然、静谧、祥和。

我在这乡间读完小学，每年都要在这小站进进出出，站台、人流，以及风风雨雨，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令山里人充满期待的地方。冬天，十几个平方米的候车室中央是一个火炉子，火炉子周围摆着几条长凳。人们坐在这屋子里，抽着呛人的叶子烟，寒暄着，等着火车的到来。站长会给炉子不断地加煤出渣。

站长姓颜，50多岁，在这个有70多年历史的小站里迎来送往，干了一辈子。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一顶大盖帽，帽前有一枚路徽，闪着光亮。不管夏天穿着短袖工装，还是寒冬棉大衣裹身，那顶大盖帽总是戴在他的头上；绿色的袖

小站

□刘克定

标上绣着“站长”两个黄色的字，与客车厢的颜色挺搭配。他手里常年提着一盏信号灯，有时还拿着一个铁环似的路签，插在月台的信号杆上，不在小站停靠的火车呼啸而过的一瞬间，与站台自动交换路签，以保证行车安全。他还兼售票员、检票员、信号员……几十年过去了，小站还在，槐树还在，信号杆还在，老站长如果没有作古，应是百岁老人了。记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火车就不在这儿停靠了，已无人起早步行十几或几十里路去赶火车。小站附近办起了一些工厂，池塘被填埋，盖起了仓库，小站成了这些工厂装货卸货的货车站。然而，只要听到火车的鸣笛，风雨、槐花、池塘、候车室以及那小小的售票窗口，就会唤起山里人的美好记忆。

离开湖南很多年了，但每年总要回老家一两回。前年春节，只买到大年三十晚上的车票，匆匆吃完团圆饭，便老少相携，

登上回家的列车。一路只有列车行进的铿锵声，偶尔有小站的灯火映入眼帘。我忽然想起以往摸黑起床，生火，做饭，然后举着火把或打着手电筒，步行到小站。遇上雨天，要起得更早，因为山里路不好走，溜溜滑滑，有时赶到车站天还没亮呢。做早饭的炊烟，弥漫在田垄、山间，那股特殊的松枝的香味，我一直没有忘记。

多少次乘车，每当飞驰电掣掠过我熟悉的小站时，我总要深情地凝望那小砖房、那小站周围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有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田野里勤劳耕作的人们，我想起陆机的诗句：“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人们勤劳不懈，去采摘收获的快乐和幸福。

小站虽然很小，小到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位置，但它并不孤独。许许多多不同的小站，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故事，演绎着不同的沧桑。在遥远的阿斯塔波沃小站，托尔斯泰就是睡在那候车的长凳上溘然长逝的。他怀着希望，想从小站走向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去描写他们，但他身体不好，又饥又寒，还害着肺炎——他是带着美好的希望出走的。

谈天说地

说称谓

□佚名

称的繁体字“稱”，实为“偃”的异体字，原意是一个人提笼捕鱼。在刀耕火种的年代，无需旦夕荷锄理荒，也不必苦等春华秋实，把笼浸入水中，不劳不守，临岸收笼，还能渔获颇丰，可不是称心如意嘛？

有了这层意顺心遂的底色，最初的称谓怎么也得分美化了的叫法，多半是美称、誉称、尊称。好听的话“酥”到心里，耳朵也会乖乖被打动。

《后汉书》有言：改易名号，随事称谓。彼时，称谓不再一味美誉，而是更具实用：因时因地因人，熟稔地切换称谓，不消思量，游刃有余且准确无误。

如今，人人皆有茂密的称谓，每个称谓各有一套谈吐与其相宜相称。若要分门别类，有亲属称谓、社交称谓、特别称谓等，一个称谓就是一种语言秩序，该说的言无不尽，不该说的绝口不提；乍来乍去的便不久留，若即若离的便不试探。

而你与称谓，就是你与世界的关系。被叫“子”“女”时，你就是世界的一种延续和应答。你于世界，也许会走得悄然无息，但一定会来得大动干戈。被呼“父”“母”时，你的世界也被削减了砝码，另一个小小的平行世界正在其中膨胀，你不得不让步更多的空间，却又不能任由自己的世界被蚕食殆尽。被唤“爱人”时，你在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契友同盟，不管是白首不渝也好，一别两宽也罢，同行总会铭心刻骨，是一座不可磨灭的碑碣……

这样的称谓尊卑有序，长幼有别，每一种关系都是一条路，世界的大小在于你如何行走。只是，罗网纵横般的世界，

个人总是小小的篇幅。

是关系，便离不开经营。当一个人打算精炼并压缩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称谓也会随之越来越少。

如果说，亲属称谓取决于血脉的枝繁叶茂与否，那么，社交称谓，才是一个人的真正世界。

有“车主”“失主”，各种“主”之称，这是世界与你的隶属关系，这样的称谓越稠密，多半人也越富足。只是，得失无常，风光怎可尽占。也有“猫奴”“房奴”等，以透支自由为代价的羁绊，或可比作甜蜜的负担。世间或许凉薄，但总有人负深情前行。还有“颜值控”“萝莉控”之类，多么直言不讳的执着情愫，热情若是一种罪，我愿罪无可恕。不乏“顾客”“乘客”等，各为一朵大千世界的浮云，临时聚散，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却同为落向大地的雨滴，又刚刚好彼此经过。

当然，还会有“文青”“吃货”等，世界原本千棱万角，若将标签作为解读他人的唯一路径，难免不会将“一人千面”误为“千人一面”。

当然，还有一种称谓，是名和姓。此类称谓谈不上敬与谦、尊与贱，更多的是，世界同你直来直去，单线往来。通用主义使得它们应用频率往往最高，可以抵达所有的身不临其境，可以替代芸生的血肉之躯。山，川，城市，花鸟虫鱼，世间万物，人都简化成了名和姓。有心人刨根究源，总有故事楚楚动人；无意人名姓皆无，我自有的喜欢，与这世界毫不相干。

有趣的是，从不会直呼自己名姓的人，却是自己，这会不会是种清醒？

母爱

□王星然

母爱如一座灯塔
在人生的海洋中为我指引光芒
使我从踽踽学步到意气风发
母爱如一株木棉
在人生的道路上为我撑起绿荫
使我从呱呱坠地到三十而立
母爱如一泓清泉
在人生的风沙里为我清澈澄净
使我从年少无知到端人正士
当您手中的线
成为儿子身上的衣时
母爱就变成儿子对家的思念
我对您的爱从未说出
但它确永在世间
当您变成我最牵挂的老人时
母爱就变成了每日期盼的那通话
您从未主动拨通
只是将母爱化作默默地守候
母爱是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纵然包裹着千言万语
却总是展现的简简单单
母爱不仅是博大无私
也是世间最平凡的爱
我爱您——我的母亲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